



「我愛我國的傳統，但不願當一味保管傳統的孝子；我愛西方現代的審美意識，但不願當盲目崇拜的浪子，是回頭浪子吧，我永遠往返於東西方之間，回到東方是歸來，再到西方又像是歸去。」

吳冠中以《走向未知》為題，進一步撰文闡釋了他的藝術觀：「在中、西之間，在今、古之間，我感到面面受敵，總須橫站，橫站生涯五十餘年矣。傳統這條長河不是順流而下，而是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從達芬奇到馬諦斯，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反傳統，反反傳統，反反反……傳統。今天的西方現代藝術，早已是世界藝術的混血兒。」

綜觀吳冠中的藝術里程，我們的眼簾浮泛蒼茫的大地、巍峨的山巒、逶迤的長城、湮濛的庭院、斑駁的樹幹、莽莽的都市建築群、黑暗與光明爭奪的都市之夜……畫筆鋒芒，暈染着幻與真的諦言：「那出人意料的作品，是世上那些使人思想動盪而且使多年夢寐不忘的作品之一。」（莫泊桑）

吳冠中自稱是「藝術的混血兒」，也許是他愛惜香港的原因，香港是中西、古今中國文化的雜交的產物，這與他的藝術理念，不謀而合。也許香港這片土地曾給大半世紀「橫站藝術生

吳冠中對香港的溺愛

涯」的他，有過心靈的交會，以致他在臨終前，特地把他最喜愛的五幅作品，讓他的兒子親自帶到香港，送給香港藝術館。在吳冠中去世後，他的公子吳可雨先生把珍藏父親的一批畫捐給「父親生前有深厚情誼的香港藝術館」，可見他對香港的溺愛。

吳冠中之愛惜香港，很明顯因香港是一個多元、開放的社會。

作家劉再復曾在不同的場合一再強調「香港是一塊寶地」，意喻千萬不要把這塊寶地搞砸了。他認為香港是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，涵蓋多元文化，應該受到小心保護。

吳冠中一直是特立獨行的畫家，他的畫風充滿詭奇的色彩，敢於背離傳統，突破常規，銳意創新，特別是他擅於融和東方情韻和西方形式的美學系統，開拓新的繪畫語境和筆法。

吳冠中的作品具有很強的個性，也許正是他不墨守成規，敞開胸懷，從古今中外的畫家汲取養分以為滋長，然後孜孜開拓一條嶄新的藝術之路，並甘願當一個永無終結、永無歸宿的藝術過客。

吳冠中走的這條路，前無古人，完全是自己胼手胝足探索出來，因為他深深知道：「一個藝術家一旦把別人當作自己的模型，那就完了。」（畢加索）（吳冠中誕辰百年紀念之三，完）



自在北京遊

去了一趟北京，發覺北京的首都氣氛真是很好，雖然我們的飛機不是在大興機場降落，但舊機場依然很自在，儘管安檢比香港嚴謹，其實全世界只有香港最寬鬆，很不明為什麼那些人總叫罵香港沒有自由，那些人真是瞎了而且是故意挑剔！

抵北京時是交通最繁忙的時段，來接我們的朋友是素未謀面，不過一見面卻似久別重逢的朋友，不是自吹，我確實是個交際能手！

我們坐在朋友的車上已經聊得甚歡，她有一定的廣東話水平，大家談得更暢快，當然我的普通話在電視劇中學到不少，也派上了用場！

北京人真是很習慣塞車，他們到了某個點便順應環境，預好了時間，從這裡去那裡大約半小時，咱們便在車上天南地北。朋友剛剛從深圳回來，她監製了一個舞台劇，從上海演到深圳，算是完成了一個心願，但累到說不出話，更有趣的是因為壓力大變了個肥妹，她笑说自己擺苦嚟辛，其實「有苦可辛」，樂事也！

到了酒店已經是夜晚，但因為那酒店實在漂亮，在三里屯的Chao都是新潮設計，適合年輕人的創意設計，連我這個長者也非常喜歡，必須好好欣賞和享受！我跟酒店公關大哥說，這麼有品味的酒店，我打算下次再來也住他們這間潮流酒店！

北京的天氣的確冷，尤其我們



■北京Chao的正門有一條好有型的長梯，成為打卡的景點！ 作者提供

孩子升學出路

社會動盪，家長群都紛紛談起出國升學的問題。

英國的寄宿學校較多，紀律亦好；美國不多寄宿學校，所以在中學階段，大多沒有寄宿，所以若是中學年齡，多會選擇去英國讀書。有朋友的孩子說，在英國讀中學，因為太軍訓式，一到大學反而想離開；但作為家長，又會擔心美國太自由，容易學壞，所以什麼年紀也可以有不同的顧慮吧。

大學階段，澳洲易入，英國快讀完，美國較貴且出名學府亦不少。聽做升學顧問的朋友說，加拿大也愈來愈受歡迎，不太昂貴，但不少學府如香港的大學，世界排名也愈來愈高。如今家長還有另一要求，就是希望孩子能繼續留在該國家工作，澳洲和加拿大會有較大機會；英國早幾年難了，且看脫歐後會否較為寬鬆；美國則可以讓學生留一至三年做和本科有關的工作，之後要

看公司肯不肯再為你申請工作簽證。上月更有美國科技人員組織入稟法院，指美國國土安全部沒有權力給予學生留低三年工作的資格（三年是只限STEM範疇的學生）。全球的本土及外來生都一直角力，要移居另一個地方，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。

朋友在澳洲阿德萊德學航空，今年特別多學生轉科，因為航空業多請本地澳洲人，於是家人都想他們轉到較容易留下來工作的學科，希望他們畢業後也可以扎根澳洲，早日入籍。

中國人是移民民族，去到哪兒，都會找到中國人的蹤影。但是否人人能習慣外國生活，就是另一問題了。以前中國人為了生計，沒辦法，但現在孩子不是沒有選擇，聽過很多例子，水土不服或思鄉的個案也不少，所以若真的計劃離開，真的要小心選擇，免得浪費金錢和時間，最後得不償失。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中游之四

黑龍江中游之行所經景點五大連池真是個好地方，上回到我們烏合二人組欣賞過五大連池中最美的溫泊，接下來我單人匹馬繼續在此地遊遊蕩蕩，好不快樂！

我首先到龍門石寨，石寨是景區內面積最大的火山熔岩台地。90多萬年前這裡熔岩噴發，熔岩浩浩蕩蕩順着山勢往下滾淌，逐漸形成這景象萬千，造型奇特的熔岩景觀，龍門石寨也因而得名。步入石寨，路上長長的木棧道，棧道一旁是白樺、黑樺、雲杉、爬地松等上百種樹木；棧道的另一旁則是被地衣苔蘚裝點着的塊狀、圓狀熔岩。天正下着小雨點，晶瑩小水珠灑在碧綠苔蘚上，讓苔蘚披上翠綠欲滴的綠衣裳，這綠衣裳不但色彩鮮明，而且散發着大自然清新純潔的縷縷香氣。我揀着景點人員借給我的傘子，漫步棧道上，在寧靜與愜意中，我為我們中國東北有這麼一個生氣勃勃的優美景觀而滿心歡喜。

離開龍門石寨，我到了藥泉山，藥泉山是五大連池14座火山中最小的一座，山下分佈眾多礦泉，泉水可飲可浴，有極高治療價值，被稱「聖水」，當地人用泉水治病已有百多年歷史，因此被冠以「藥泉」美名。拉着我在此地遊蕩的司機峰哥（貌勝黃曉明）千叮萬囑：「妳進了藥泉山公園，一定要喝它的礦泉水！」一試，我的天，這個低溫碳酸礦泉水果然名不虛傳，甘洌清爽，水一進口，滿載氣泡的泉水讓胃裡的廢氣頓時無影無蹤，令我瞬間氣足如牛，身輕如燕。



鍾倩

百家廊

命運真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，時而叫人歎息，時而讓人惆悵，時而令人無奈，時而使人悲歡。但是，當你的閱歷能夠抵得住歲月的沖刷時，回首時會驚然發現，人生就是一場未完成，命運不過是你暫時的替身。

讀過很多遍的《紅樓夢》，曾經令我十分困惑，大觀園裡熱鬧的大聚會，怎麼說就散散了？歷經繁華的曹雪芹，淪落到街頭乞討的地步，又是憑借什麼完成這部巨著的？後來，又讀過各種版本的批注、解析、探源，我仍是一頭霧水，甚至愈來愈陷入死胡同。再後來，我帶着些許忐忑走進《金瓶梅》「雲霞滿紙」的世界。《金瓶梅》與《紅樓夢》很多細節都能找到一些事件的關聯。比如，金瓶、春梅合夥戲弄陳敬濟，與劉姥姥故意開笑話如出一轍，而應伯爵吃糖衣梅覺得稀罕，包兩個拿回家給老婆嚐鮮，又與二進買府的劉姥姥十分相像；還有，李嬌兒丫頭夏花兒偷鐲子，西門慶聽桂姐勸說沒有趕她走，與寶玉丫鬟墜兒偷鐲子，被平兒暗中擺平。讀着讀着，我不禁問道，西門慶與賈寶玉，到底相差有多遠？那蘭陵笑笑生與曹雪芹，難道同是天涯淪落人？

直到有一天，發生在身邊的聚散、離別，以及那些始料不及的意外之痛，使我瞬間緩過神來：原來命運就是這般偶然，如星子劃過夜空，露珠濕了腳面，又似風箏斷線消逝，落葉被風帶走。就像林黛玉的獨白，「人是地行仙，今日在這裡，明日就不知在哪裡。」記得《紅樓夢》第91回中，黛玉與寶玉有段充滿禪意的交談，也是最後一次對話。寶玉把眉一皺，把腳一跺道：「我想這個人人生他做什麼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我倒也乾淨！」黛玉道：「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，有了人，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，恐怖、顛倒、夢想，更有許多障礙。」寶玉又說：「你的性靈比我竟寬遠了，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我雖丈六金身，還借你一壺造化。」一個「借」字，闡釋出寶玉和黛玉的前世情債，同時也點出他身上未完成的使



我是搭夜間火車從莫斯科到達聖彼得堡的。我不太喜歡搭火車，尤其是長途臥鋪。略有潔癖的做派，對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上狹窄的床鋪，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感。有一回從昆明搭臥鋪火車去大理，雖然用衛衣和牛仔褲，把自己從頭到腳都包裹了起來，還是無法踏實地倒在那張看起來就起膩的床鋪。

這一趟火車提供的臥具倒是出奇乾淨整潔，很像以前搭乘大型郵輪時的體驗。除了提供一次性拖鞋、牙膏牙刷，白色的床單、被子、枕巾，都嗅不到異味。很體貼的是，每個床鋪都配有小夜燈和電源插座，插座上有兩種制式端口，一種是俄羅斯的兩腳圓孔，一種是USB插孔。給手機充電的時候，隨身攜帶的充電寶，也可以同步補充電量。翻譯、照相、導航、通訊……旅途上手機電量的多少，直接影響到旅行質量的高低。充電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列車員是一個身形壯碩的俄羅斯大嬸，褐色頭髮，眼睛是碧藍色，笑起來有一點魅惑，跟身材搭配在一起，就是一種慈愛又寬厚的感覺。依照慣例，我們每個人給了她50盧布的小費。大約晚

喝着「聖水」，泉眼處出現一幅令我駐足良久的圖畫：眾多當地人扶老攜幼拿着器皿到泉眼取水回家，老小長幼輕聲笑語，人人步伐輕鬆自如，怡然自得。他們的笑語和步伐讓我感同身受當地人平日祥和閒靜，豐足美好的生活，他們的恬靜讓我心潮起伏，我想：「我從3千多公里外的香港來到這裡，讓我有機會親身感受東北人日常生活節奏。如果我親愛的父母能看到這個情景該多好啊，他倆一生用心辦教育，為的就是讓自己國家的人民能過上無憂平靜的生活；現在看到父母親的心願達成了，我多幸福和幸福啊！」

懷着感恩的心離開藥泉山，峰哥把我拉回旅館去。途中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景象讓我不得不大嘆：「峰哥，請你停車，我要下車呢！」峰哥心生疑惑，停了車，也跟着我下了車。這一大片的黑黝黝的原來就是東北的黑土，記得小學5年級的中國地理課，我們的地理老師，也就是我的媽媽說過：「我們中國東北的土地肥沃，土地的養分讓泥土成了黑色的土壤；由於土壤肥美，東北成了我們國家的糧倉，種什麼，長什麼，長得壯！」小時候對這種種什麼都肥美的東北黑土一直神往不已，想不到今天我竟可以在此地親親這油潤閃亮的黑土。

凝視着這一望無際的黑土，我心裡流淌着對媽媽說的話：「親愛的媽媽，萬分感謝您，感謝您讓我從小認識自己的國家，愛自己的國家，愛這國土上的人民。因着這份愛，讓我的人生根深葉茂，長青美滿！」

命運——取得功名，成家立業。最後，寶玉說道：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鶯鴉。」他和黛玉的因緣是前世注定的，今生注定做不愛夫妻，但他對黛玉的深情是死心塌地的，任何力量都無法撼動，正如他對這個世界的無量寬容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寶玉離家前與妻子寶釵也有一段最後的對話。小說第118回，寶釵道：「我想你我既為夫婦，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，卻不在情慾之私。論起榮華富貴，原不過是過眼雲煙，但自古聖賢，以人品根柢為重。」寶玉也沒聽完，笑道：「據你說人品根柢，又是什麼古聖賢，你可知古聖賢說過『不失其赤子之心』。那赤子有什麼好處，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。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，猶如污泥一般，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。如今才笑得『聚散浮生』四字，古人說了，不曾提醒一個。既要講到人品根柢，誰是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！」前後分析，寶玉與黛玉對話是佛家禪語，寶玉與寶釵對話則是儒家與佛家的論辯，用今天的話說，後者就是兩種價值觀的對立。從中很容易看出，黛玉懂得寶玉的心，而寶釵萬變不離其宗的還是「經濟學問，進取仕途」。

回到現實中，寶釵常見，寶玉、黛玉難尋。換句話說，每個人身上都有他們三人的一部分，這恰恰是人之苦惱的本源。紅樓一夢，醒來時分，我們看到的是那個披着大紅猩猩氈的寶玉，跪在雪地裡朝他父親磕了三個頭，然後轉身跟着一僧一道出家，這一幕寫盡了人世間的血脈親情。然而，這並不是結束，更不是終點，只是生命輪迴中的一個階段而已。寶玉的另一部分在襲人身上還俗——襲人嫁給了蔣玉菡，等於寶玉在塵世間完成了俗緣。那麼，到此《紅樓夢》就完成了嗎？在我看來，曹雪芹已經完成了，即便沒有貧病交加，他也已經寫盡，即便後40回不是他所作，他也已經窮掘。但是，寶玉沒有完成。在今天，寶玉仍與我們一起成長，抑或者說，寶玉一直沒有停止過腳步。這點啟發來自作家李洱的《應物兄》。

李洱曾講過一堂「賈寶玉長大之後怎麼辦」的文學課，他引用劉再復先生的觀點，「寶玉是拒絕『表層儒』（君臣秩



千人千面的網絡

抑鬱症令韓國演藝界在短短的兩個月內痛失三位年輕藝人，女團(f(x)的Sulli（崔雪莉）、Kara的具荷拉、男新人車瑛河亦自殺身亡。而前男團Wanna One成員姜丹尼爾亦宣佈患上抑鬱症及恐慌障礙症，他說：「我太累了！被歪曲扭曲的傳聞來評價我的人生，什麼時候的感情、生命、熱愛的音樂和舞台都淪為別人眼中的笑柄、垃圾和嘲笑，真的很累。」每一次，控訴着網絡欺凌猶如「恐襲」！

韓國演藝圈有着種種「病態」，吞噬着人的意志，不少演藝人成為犧牲品，悲劇不斷歷史重演，一條條寶貴生命就此斷送，令人痛心悲慟不已。在這「怪」圈中，網絡欺凌天天在上演，那些酸民的毒舌惡言，就算心臟強大的，亦留下磨滅不了的傷痛疤痕，文明社會強調民主，言論自由，但言論自由下，絕不代表您可以用「言論」殺人自由（憤怒）！

不過無論是如何竭斯底里，或是苦口婆心地向在網絡欺凌別人的「腦殘」曉以大義，這班腦殘們依然樂於以毒舌殺人尋求着他們極之變態的「快感」，而更令人齒冷的網絡「暴徒」竟「熱論」着下次自殺的演藝人會是誰，誰誰？！部分既無抑鬱症，演藝事業發展得不錯的，也成為了暴徒詛咒的對象，躺着中槍。對此匪夷所思的行徑，着實令人非常憤慨地問：「你們的良心不痛嗎？」良心……泯滅人性的只能稱它們是「異獸」，所以有演藝人表示對暴徒和違法者絕不能姑息，要訴諸法律，將他們繩之以法。

網絡世界千人千面，萬物本來就不是屬於您我或個人，因此您用不着拋棄，要拋棄的是一切的執着，偏激（歪理），這才是您擁有的開心生活。

《紅樓夢》的精神血統在流淌

序），而服膺「深層儒」（親情）。」這一點我深有共鳴。但是，在耗時13年創作的《應物兄》中，他又提出，《紅樓夢》寫不完是曹雪芹不知道寶玉長大之後做什麼，非常耐人尋味。其實，寶玉長大後做什麼也好，寶玉長大之後怎麼辦也好，都應到街巷市井和底層生活中去尋找，確切地說到生老病死、情慾苦悶中去體味。這是因為，《紅樓夢》的精神血統就在每個中國人身上流淌，任何人都或多或少自帶寶玉體質。這種體質，歸根結底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意靈魂——就像《應物兄》中芸娘對應物兄的肺腑之言，「我知道你知道，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人，不是儒家意義上的傳統的中國人，他，我說是我們，雖然不是傳統的士人、文人、文化人，但依舊處在傳統內部的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，包含了傳統文化的種種因子。我們，我說的是你、我、他，每個具體的人，都以自身活動為中介，試圖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的價值，一種新的精神力量。」兩者異曲同工之處是，90萬字的《應物兄》也是未完成，結尾處應物兄發生了車禍，生死不明，這與其說是李洱為讀者留下想像的空間，毋寧說是他對自己留下的一個省思。不妨說，《應物兄》是以知識分子的誠念和氣節向《紅樓夢》致敬，正如賈平凹《秦腔》是向沈從文《長河》致敬一樣，都是現實主義精神譜系的呼應和關照。

同樣的道理，如果溯源《紅樓夢》的精神源頭，正是《金瓶梅》。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的評析很是玩味，「繡像本《金瓶梅》給我們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寬容。但這樣的慈悲是不夠的，它必須被那些幾乎毫無瑕庇的、只在少年時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，於是，在《金瓶梅》之後，我們有了《紅樓夢》。」傳統文化血脈貫通，我們深受影響。

由此可見，未完成是一種昭示，也是一種停留或換韻。就像這荒誕不經的人生，喧囂浮躁，聚散無常，倒頭來不過是兩種無奈：一種是情困，一種是色空。寶玉的命運，不過替我們經受了這些，或是提供了一種範例，告訴我們，活在當下，就是活在未來，珍惜眼前，就是擁有一切。

俄行記之一見傾心彼得堡

上11點多，大嬸扭着肥碩的腰身，一間一間拍門送明日的早餐：一塊比手掌還大的方形餅乾，一瓶水。

旅途上的睡眠一向輕淺，伴着吧嗒吧嗒的鐵軌聲，竟一覺睡到了4時30分。環視一周，同一間臥室的旅伴都還在酣眠，便蹣手蹣腳從上鋪哧溜下來，靱着鞋子，去洗漱。火車上的洗手間，居然也難得的乾淨清爽。立刻對這個國家的人民心生好感。這樣的好感也曾毫不吝嗇地給過日本人。之前去日本，一個禮拜多的時間，住過五、六間不同的酒店。不管是繁盛的東京還是人跡較少的北海道，也不管是三星還是五星，酒店的清潔程度都是統一標配。對於輕度潔癖者而言，一見鍾情往往就來自於迎面撲來的清爽。

初到聖彼得堡，意外之中的清爽感，居然濃得化不開。

車到彼得堡火車站的時候，已是早上7點。天色作證，這座城市仍沉浸在睡夢之中。出站之後，街燈昏黃，一水兒的巴洛克風格樓宇，齊整地沿着道路排成望不到頭的兩列。令我吃驚的是，每一棟建築的高度，都空前地統一。去酒店的路，一邊是涅瓦河，一邊是藝術氣息濃厚的建築物。綠白相間的

樓，紅白相間的樓，每棟樓宇都精心修飾了羅馬柱，和窗戶周邊的紋路。波浪形的浮雕，碩大的花朵，錯落有致地鑲嵌在建築物的正面，像極了舊時西方貴族浮誇的裝扮。歲月隔絕文化差異，在東方人的眼裡，都極具藝術品的氣派。

彼得堡開闊的天際線，讓人艷羨。高達百米的聖以撒主教堂，是全城最高的教堂，也是整個俄羅斯最高的教堂。金色的穹頂，猶如一顆碩大的寶石，被全城的樓宇眾星捧月般拱在中間。無論站在城市的哪一側，都能看到聖以撒主教堂的頂子，這也是全城人最虔誠的方向。

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於1703年5月27日建立的，就在波羅的海邊。1712年至1918年間，彼得堡一直都貴為俄羅斯帝國的首都，中國人熟知的十月革命一炮炮響，就發生在彼得堡。這座城市曾幾易其名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因應「去日耳曼化」風潮，一度改名為「彼得格勒」。在列寧逝世之後，又改名為「列寧格勒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期間，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城長達872天。150萬人死於飢餓，戰後該城被授予「英雄城市」稱號。1991年蘇聯解體，經過公投，再次恢復使用聖彼得堡作為城市的名稱。